

窗口怪人
第5話 (選段)
自由防彈嗎？

警告：您即將閱讀一個高度政治敏感的故事。情節和想法完全是虛構的。人物並不完全代表作者。

2016：魚丸革命開始和結束

2017年：林鄭月娥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2019：社會運動開始

2022：李家超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2025：曾國衛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2027年8月：政府宣布多項法律草案，包括言論法

2027年9月中旬，樹仁大學的一間教室：

“當很多人認為情節的重點在於11月5日炸毀國會大樓時，”Zedekiah在一次英文學會會面上分享*V*怪客 *V for Vendetta*，“我會專注於V為何是一名自由戰士，而不僅僅是一名恐怖分子。”

“我們都以不同的方式聽說過這句話，‘是他先打我的’。反擊通常聽起來比主動攻擊更合理。是的，他的確在做恐怖分子的行為。他殺人。他把東西炸了。但他的破壞行為，只是為了抵消執政力量北歐之火Norsefire的恐怖。在電影中，Norsefire是英國的統治力量，可能參照了模仿二戰德國的納粹政權。他們的領導人Adam Sutler名字很可能取自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這樣的政權對其公民進行操縱。首先，有宵禁和監視系統。宵禁通常是為了限制人民行動，而監視是為了讓他們處於政府的控制之下。”

“已經確定，Norsefire 透過病毒測試殺死了數百萬人，息滅了反對的聲音並控制了一切。V 爭取的是反對這些控制的自由。現在讓我們看看 V 是如何稱呼自己的。在電影的開頭，V 有一個帶有極端頭韻的演講，其中有許多以“v”開頭的單詞。他稱自己為“受害者和惡棍” victim and villain，Norsefire 進行“病毒測試”的受害者。因此，他成為惡棍，只是為了反對真正殺人的政權。他以“唯一的判決，是複仇”結束他的V詩，復仇是唯一的判決。這假定除了復仇之外還有其他判決，那就是制度，政府。然而，現在政府把人民置於危險之中，每當他們反對他們時就把他們關起來，這個法官是不值得信任的。而當系統不起作用時，報復是通過判決的方式，以宣布某人是錯的。而那些在此情況最合理的法官，就是受害者。”

“此外，V的破壞性行為正在抵消政府傳播的恐怖。他殺死的人都是要為公民的死亡負責的。他先殺Prothero，這位軍事領袖控制著集中營的酷刑和死亡。他針對的另一個相關者是Keller醫生，她幫助將病毒傳播給了他們自己的人群。這些都是由醫學實驗造成巨大傷亡的兇手。這部電影以英國議會的爆炸結束，這是領導人做出決定的政府大樓。它象徵著統治者的權力和許多苟政的發源地，尤其是與監視和酷刑有關的法律。摧毀此象徵的行為可以視為結束其中的政府恐怖。他是恐怖分子，只是因為政府首先傳播恐怖。當他以自己的方式回應統治者的壓迫時，他就是在為自由而戰。”

“所以，” Alex問道，“你是說我們要與我們的政府對抗？”

“這是我要傳達的信息之一，尤其是當我們的政府不停犯錯並傾向於除滅反對他們的人時。”

“與 Norsefire 相比，你認為我們的政府有多似？”一位同學問。

“我無法證實我們的政府殺了很多人，”他看著天花板回答道，“但在監視和控制部分，恐怕現實比電影更可怕。尤其是《言論法》通過後，香港政府可能比北歐之火還要糟糕。”

當我們到達工作室時，女孩們已經在那裡了。Rona正在和一個男人說話，而Meander也在其中。當我們出現在門口時，Meander走向我們。

“我不知道你會出現。”她向我們走來。

“我不能錯過我最喜歡的主持人的節目，”我觀察Meander的微笑。“而且，我需要帶他到這裡。他不知路。”我肘擊Zedekiah。

“很高興知道是由我的朋友採訪我姐姐，”Zedekiah微微鞠躬。

“噢，我不是。”她的消息震驚了我們倆。“Martin是。監製說我太認識受訪者。是的，Jon，那邊和Zed的姐姐說話的人就是Martin。”

上一個節目結束時，監製倒數五...四...三...二...一...並示意開始。

“晚上好，女士們，先生們，歡迎收聽‘人民’，您聲音和知情權的守護神。這是您的主持人Martin Tai。近年來，我們一直在香港看到社會運動。抗議者與警察發生的衝突每天都充斥著新聞。隨著立法會起草更多法例，有人預測衝突將繼續。今天，我們有一位社會運動領袖Rona Chan 陳傲鳳小姐加入我們。歡迎Rona。”

“很高興來到這裡，Martin。”

“所以Rona，眾所周知，你是這場社會運動的青年領袖之一。既然你在與政府作鬥爭，我們想知道你的理由是什麼？你對抗的政府有什麼問題？”

“我們為我們的未來而戰，Martin，我們的未來。讓我們把統治者起訴異見人士和控制人口的問題放在一邊，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希望的城市。政府的政策使情況變得更糟。僅舉幾例，我們面臨的兩個最大問題是貧富差距和房屋問題。多虧了政府對富人的青睞，只要他們納稅，就可以給他們福利，普通人只能為生存而工作。我的意思是，有多少建築工人能買得起他們建造的房子呢？又有多少零售工人可以使用他們的產品呢？以住房政策為例。是的，政府正在建造更多的住宅，但它們非常昂貴，只有富人才能購買，或者基礎設施非常稀

缺，以至於窮人不得不忍受生活在其中。對於年輕人來說，我們不僅被迫謀生，我們還被置於一個由高級官員操縱並限制我們的就業市場。我的許多同伴都在努力工作，沒有機會在事業上更進一步，而上流社會出生青少年卻在沒有痛苦的情況下獲得了收益。住在城里和死去沒什麼兩樣。如果我們不為自己而戰，誰會呢？”

“說到政府政策，Rona，據說政府正在起草《言論法》。你對此有何評論？”

“我知道這份草案。這項法律如果通過，將禁止任何反政府言論和表達。一個解釋是，任何威脅中國統治的事情都將受到限制。它可以是模棱兩可的，政府可以隨時更改。這包括對付任何可以被視為反對政府的媒體。這將是一個毀滅性的消息。你看，有些事情政府沒有做對或執行不正確。媒體作為第四權，是對政府一切錯誤的反制。這就是我創辦‘人民之聲’關注組的原因。如果我是正確的，這就是為什麼這個節目‘人民’存在的基本原因。現在政府正在通過《言論法》，也許所有反對他們的聲音都被壓制住了，沒有人敢說話。網上論壇將受到監控。個人演講將被監視。學術論文將被檢查。‘人民’將被終止。想想，Martin，這可有多荒謬。”

“嗯，我很害怕。呃，在我忘記之前，只是提醒我們的觀眾。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意見，請通過我們的 CloudSound The People 2027 紛我們留言，一個單詞全部小寫。回到我們的話題。嗯……Rona，你聽說過社會運動人士喜歡使用暴力的觀點嗎？你怎麼看這件事？”

“不是我們所有人都是暴力的，只有像Joshua Tong這樣的少數激進分子會在抗議期間破壞東西並放火。在暴力之外，我們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為自由而戰。我們有自己的個人媒體，我們有連儂牆，我們有研究社會學的同行，我有自己的博客。但都是有限制的。當和平不能打動政府時，我們需要引起注意的方法。大規模抗議是一種方式。但最引他們注意的，是武力。即使我們無法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社會也知道我們存在。他們已經限制了聚會，不要讓他們也扼殺我們的聲音。我們必須戰鬥，否則我們將失去一切。外人可能將其視為暴力，我們將其視為一種合理的表達方式。”

“那，可能要一些進一步的討論。現在，我有一些可能令人反感的東西。有些人給你們打上蟑螂的標籤……回應？”

Rona一拳打在桌子上，喊道“我們不是！”，然後很快讓自己平靜下來，用平靜的語氣說，“我明白為什麼人們會這樣看待我們。我們封鎖道路，佔據公共空間，擾亂日常生活。我們有時是不受歡迎的景象。但這些只是我們中的一小部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會打擾別人，也不會激進地表達我們的意見。如果我們必須成為你的眼中釘，我們有夢想。下次在你評判我們之前，請了解我們的鬥爭，我們的故事，我們找不到希望，必須為自己站起來。”

“接下來是 Paul Chan 詢問‘誰在資助你和你的行為’。那……我也很感興趣。Rona？”

“我知道有一種說法認為我們這樣做是有報酬的。我不知道其他人，但我是自願的。和我在一起的很多同齡人都這樣。這對我們的未來很重要，我們不需要付費而做。”

“Pstar47問另一個問題，‘你的下屬對與政府作戰的了解程度如何？’Rona？”

“我沒有下屬，他們是我的戰友，出生入死的兄弟姊妹。我知道很多人指責我們誤導年輕人。這不是真的，至少在我的情況不是。我的同伴不是被容易操縱的年輕人。許多是大學生、大學畢業生、學者和知識淵博的人。我們都知道，這是為了伸張正義而觸犯法律，這是公民抗命。政府是不公正的，所以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反對它。即使那意味著在與系統作鬥爭時被系統逮捕。此宣言也在我的 CloudSound 個人資料中有寫。那些認識我並加入我的人都知道這一點。”

“我當然也需要了解這一點。E.Tsang 問道：‘你擔心你的職業去向嗎？’既然你是社會運動的領導人物，這個問題是有道理的。Rona？

“我一踏上這條路，就押上了一切。我看穿了不公正的事情，我就放棄了助理律師的工作。但是，我擔心其他加入我的人。我擔心我的弟弟，他想成為一名醫生。我擔心我弟弟的女朋友，她畢業後立志要當學者。我擔心我弟弟的朋友，他希望成為一名老師，這樣做會

面臨很多挑戰。我擔心我弟弟朋友的女朋友，她恰好在這裡做兼職主持人，夢想成為一名記者。我抗爭的時候，我自己帶頭，因為我不願意把他們置於危險之中，必要時承擔責任。”

“暖心。現在，最後一個問題。Ben Wills 問‘如果政府以你為目標並將你列入通緝名單，你會像其他人一樣逃到外國嗎？’”

“我不打算離開。香港是我的家，其他地方都不是。我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如果我必須被逮捕，也最好在這裡。”

“我……看得出決心。我希望繼續這個對話，但是今天的“人民”到此結束。感謝您收聽。我是 Martin Tai，有緣再會。”

節目一結束，Martin就轉向Rona，向Rona道歉，

“我……呃……我不是說蟑螂什麼的。如果有什麼冒犯你的，對不起。”

“別擔心Martin，你只是在堅守崗位並閱讀問題。” Martin鬆了口氣。 Rona 繼續說道，“很高興接受你的採訪。你比政府控制的頻道好多了。看，我的朋友來接我了。”

Rona 離開 Martin、監製和 Meander。

“所以，擔心我，你是認真的嗎？” Zedekiah問候他的姐姐。

“不管你有多賤，你都是我的弟弟。” Rona用一種半溫暖半挑逗的語氣說道。

“是啊，總有一天你在前線被槍擊時，我會擔心你的。” 他們離開時，Zedekiah遞給她她的袋。

我們護送Rona回朗屏站時，已是八點多。Rona有時獨自居住，她知道她領導的社會運動會給她的家人帶來很多麻煩。儘管Rona經常出現在電視新聞中，但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她。也許是因為她戴著口罩、太陽鏡和一頂黑帽子。當我們穿過出口進入人行天橋時，一名男子站在天橋的十字路口。他在自己身上掛著一張紙牌。白紙板上，左上角寫著紅色的“殺

蟑螂”，右邊寫著紅色的“蟑螂要死”，還有一些綠色的“殺老鼠、螞蟻、蜥蜴”左下角平行斜著“通通殺光”。在我們不注意的情況下，Rona正怒氣沖沖地走向那個男人，大喊“你怎麼敢！”她磨拳擦掌。Zedekiah迅速沖上去阻止她，最終站在了Rona和那個男人之間幾英寸的地方。他被Rona一拳打在他的胸口，然後重重壓在了那個男人身上，把那個可憐的傢伙撞到了一根桿子上。兩人都倒在了柱子上。回過神來，我衝上前去拉Rona，但幾乎要失控了，直到Zedekiah站起來，試圖推開他的姐姐。Meander和Athena將男人扶起來，Athena真誠地道歉。

“冷靜點，姐姐，”Zedekiah試圖克制憤怒的Rona，“他只是在賣殺蟲劑。他真的在賣殺蟲劑！”

Rona不那麼生氣了，把我們甩開，面對那個男人。

“看他媽的，孩子們。”男人拿起他的東西，又找了一個地方站。

回到宿舍已經是半夜了。經過一些常規的洗澡和穿衣後，我和Meander就在床上了。通常男孩們不介意Meander在這，只要Meander不介意封閉的房間便可。儘管經過了充實的一天和明天早上要上課，我們倆都無法入睡。我看著錶，凌晨1點30分。我長長地嘆了口氣。

“什麼？”Meander用清晰的語氣問道。

“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該知道什麼。你必須承認Rona的說話是有道理的。Zedekiah的說話也很有道理。假設社會運動成功了，會發生什麼？這些是領導我們的人？”

“你不相信他們的推理？政府會被反制嗎？”

“我只是……不確定。我的意思是，我們甚至對我們的政府都不夠了解，無法自信地發表評論。”

“但立法會即將起草《言論法》。這對我們來說是真實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它像Rona所懷疑的那樣，‘人民’就會垮台。”她轉身面對我。

“我不想看到‘人民’停擺。我也不想看到我的國家關閉。無論哪種方式，都很難選擇。”

“你的意思是國家會關閉？”

“拜託，Jon，我是一名記者。我見過不少。我的意思是，當我看到許多壓制的受害者時，我也看到了某些法律的明理。有極端分子，陰謀論者。這些確實會危及一個國家。是的，我們需要做正確的事情，為窮人發聲。但只要人們過得好，哪個政權在位都無所謂。嚴格的規管總比沒有規管好。”

“現在你聽起來像Athena。”

“你指望什麼，她永遠是我們當中最聰明的。”

“好的。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生活在這個我們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混亂世界中，我們最終將不得不在執法者和受害者之間做出選擇。”

幾天過去了，現在是星期五晚上。Zedekiah、Athena、Meander 和我在我們的一個家庭中共進晚餐是一種傳統。今晚，Athena 做東。

“你說你哥哥剛從英國回來。我該怎麼辦？我只見過他幾次！”Zedekiah驚呼。Athena 的父親和兄弟都住在英國，而她和她的母親住在香港。

“放心Zed，如果你能應付我和媽媽，就可應付他，”Athena打開門。

“Apollo，”Athena擁抱著她穿著圍裙的哥哥，向她打招呼。

Zedekiah 結結巴巴地說：“嗯……嗨 Zedekiah，我是 Apollo，男朋友的 Athena。我相信你見過 [他指著我] Meander 和 [他指著 Meander 拿著的蜜瓜] Jonathan，”他以緊張的微笑結束了他的介紹。

“嗯……對了，”Apollo用了一些時間來理解Zed的話，“不要只是站在門口，雞放太耐會涼的。”

梁先生很快就為我們送上了烤雞和烤薯仔。

“那麼，”我們謝飯祈禱後，我戳了戳雞，“你有叉子嗎？”

“我們在這裡不使用刀叉，Jonathan，”Apollo回答，“我們像原始人一樣撕裂它。”

“你的家人，”Meander轉向Athena，“是一班特別的人。就當恭維吧姨娘。”

“嗯，我同意。”Juno阿姨說：“自從男人們到過異國他鄉，我不斷地被介紹到新的用餐方式。你知道嗎，當我第一次和Jup約會時，他烤了一整頭牛當晚餐。”她笑了。

“媽咪，我們就應該這樣吃！”Apollo講道：“早期人類打獵，用火烤，然後徒手吃掉。沒有叉子，沒有刀。它可以被視為一種生態學舉措。人生來赤身露體，抓獸吃。然而我們沒有爪子或鋒利的牙齒，所以我們使用工具來捕捉。一旦動物準備好作為食物，我們不再應該使用工具來表達對動物的尊重和共同點。”

“你知道，你聽起來像我們系的王教授，”我評論道。

“五隻雞這麼多？”Zed看著雞。

“這種生態態度在英國很常見。我知道肉量有點壓倒性。不過嘿，你們是這裡的客人，一定要好好款待你們。”

“所以，”Apollo扯下雞腿，“我知道你們都是本科生。但是Meander，我聽說你是‘人民’的記者，對吧？你採訪了多少高級官員？”

“卓賢，”Juno阿姨提醒她的大兒子，“我們不在餐桌上談政治。”

“為何不？”Apollo咬了一口肉，“餐桌是談論政治的最佳場所。”

“嗯，”Meander說，“兼職。而不是高層，他們通常會拒絕邀請。”

“不是個好兆頭吧？”Zedekiah說：“好的政府關心他們的人民，願意接受採訪。”

“明智地選擇你的批評，”Apollo說，“他們畢竟只是決策者。並非所有人都那麼社交型或諸如此類。”

“但是哥哥，”Athena問道，“英國政府是怎樣的，比我們好嗎？”

“妹啊，我們交的稅很高，幾乎是我們工資的一半。但是基礎設施很棒。比方說，你18歲以前的教育和養育都不需要花一分錢，65歲以後生病拿錢。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確的，那就和香港一樣。”

“議會會迫害他們的持不同政的人嗎？”Zedekiah問。

Apollo回答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方式對付異見人士，無不例外。為什麼會有異見人士？因為沒有一個政黨是完美的。國家是人民立足之本，人卻是每個政黨的絆腳石。共產主義變成獨裁，資本主義導致剝削，缺陷是人。”

“我建議你感恩孩子，”Juno阿姨對她的孩子說，“畢竟，是政府建設了你居住的城市並撫養了你。”

“媽咪，是你和爹哋把我撫養長大，”Apollo說，“但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也應該確保我們有合理的自由來發表意見和有良好的精神生活，這樣一座城市就是它的人民，而不僅僅是建築的集合。”

“現在你聽起來像你爸。”

“為什麼不？媽，我是主修世界文學的，就像爹哋是人文學科的偉大教授一樣。”

Zedekiah對Athena耳語：“現在我知道你的智慧從何而來。”

晚飯後，Apollo拉著Zedekiah和我洗碗。我們的習慣是女孩做飯，男孩洗碗。由於晚餐在我們到達之前就已經做好了，Apollo堅持承擔家務，讓女士們休息和聊天是一種紳士的做法。

“Zedekiah，你負責洗，Jonathan，你負責過水。我會把它們排好。Zed，我聽說你姐姐也是社會運動的領袖。對不起，大碟很油膩的。”

“是的，她是。自幾年前以來一直處於領導地位的先鋒之一，”Zedekiah說。

“Apollo，”我問，抓起一個碟子。“英國也有社會運動嗎？”

“取決於你如何定義它。只是聚在一起發表意見，很多，我領導了一些。打破玻璃表達意見或直接向警方防線，少數。”

“你支持他們嗎？”Zedekiah舉起一個鍋問道。

“在某些問題上，我完全支持他們。就像女權主義者打破銀行玻璃窗抗議能源危機一樣，我寫了一篇論文《女權運動與生態學：為森林打碎玻璃的女士們》來支持它。”他排好了幾個大碟。“但是，我必須明智地研究他們為之奮鬥的目標。我不是說他們不對，只是有些無法說服我。我給你舉個例子，”他遞給我們一個鍋，“我希望我不會冒犯你，Zed。五大訴求之一是釋放所有政治犯。是的，有些政治犯是被冤枉的，是被政府鎮壓。但是所有的囚犯都是嗎？去年聖誕節梁國雄在滑鐵盧站中間發表演講，說聖誕節，我們有家人陪伴，但政治犯沒有。所以我們需要釋放所有這些政治犯。客觀地看，邏輯有點不對。”

“但有些想法還是值得為之奮鬥的！”Zedekiah瘋狂地揉著鍋，“就像言論法一樣，如果我們不反對它，我們將失去一切。”

“我對每個人都在談論的那條法律知之甚少。但抗爭並不是唯一的方式。在黑暗中，有多種發光方式，”Apollo說。

“你知道嗎，這是Athena經常告訴我的事情，”Zedekiah低聲說。

“但問題是，”我把鍋擦乾，“如果連說話都有限，那麼發光的方式肯定也有限。”

“我的建議不僅僅是抗議和發聲，而是融入其中。做好工作是貢獻的方式。我們很克制，但我們仍然可以作出改變。通過與社會一起，我們一點一點地改善我們的城市。總有一天，我們可能會改變潮流。”

“希望我是那麼有耐性。”Zedekiah嘆了口氣。

“無論如何，我堅信有多種方法可以在黑暗中發光。在漆黑的黑暗中，即使是最微弱的光也是明亮的，”Apollo說道。

“好吧，接下來是烤箱。它太油膩了。我會自己清理。出去，滾出我的廚房。”

Apollo把我們趕出去，把我們留在外面吃女孩們準備的蜜瓜。

週六晚上，我們都去教會參加團契聚會。本週的主題是書籍分享。幾個人分享了之後，輪到Tim分享他的書《500年教會史》和政教分離的概念。

“在所有的書中，” Tim解釋了他的選擇，“我特別喜歡這本。它提醒我們教會是如何開始的，教會是如何與當代政府互動的。雖然它從來沒有留下一個決定性的答案，但它提供了一些故事來啟發我們作為基督徒應該如何回應我們的統治者。”

“那麼，” David問道，“教會應該參與政治活動嗎？”這也是我的問題。

Tim回答他說：“在耶穌死後，他的門徒受到迫害幾十年後，基督教，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天主教，曾經是羅馬的國教。教會掌管國家大事，實際上是當時的統治者。最終，教會成為所有真正基督徒憎惡的機構。腐敗和邪惡。信徒相信好處，而不是為我們犧牲的耶穌基督。人們開始提倡‘政教分離’，令教會不再被權力腐蝕。國家也可以解釋為政治。至於基督徒是否參與政治活動……”

“我們要，” Zedekiah插話道，“循道衛理教會的建立是為了回應世界和其中不公平的一切。今天，他們也是教會中反對政府控制的先驅。”

“嗯，這只是教會的一個分支，” 我們的啞導師青銅表示，“無論是否涉及政治，政治對教會都有影響是肯定的。”

Tim補充說：“我的母親是一名被派往中國的宣教士，她告訴我政府開始控制地方教會。國家安全的概念已經從實質、軍事威脅擴展到意識形態。任何他們認為與國家領導人相違背的東西，他們都會指示審查它。最重要的是，聲明教會應該為國家服務。”

“基督教永遠是政權的敵人，” Meander說，“每當我們明確表示‘耶穌是我們唯一的主和救主’時，我們就是對統治者的威脅，尤其是那些痴迷於權力的人。回顧歷史，我們永遠是統治力量的眼中釘。”

Zedekiah聲稱，“這就是我們要做出反應的原因，否則我們將失去一切！”

“是的，我同意我們基督徒應該對政府保持警惕，” Sandy說，“但政府中的每個人都那麼壞嗎？”

“一個更好的問題應該是，我們的政府是什麼樣的，以及如何應對他們。” 青銅用手語表示。

“我們的政府是什麼樣的？” Zedekiah抱怨道：“這不是很明顯嗎？鋤弱扶強，通過荒謬只對自己有利的法案。現在他們禁止集會和後來的言論自由。”

“嗯，沒有一個政府是完美的，” Athena說，“因為他們要與幾個持分者打交道，而且沒有完美的方法。”

“我同意”， Sandy附和。“我父親是一名助理參議員，我無數次看到他在幾個持分者之間進行談判。即使在假期裡也沒有看到他放鬆過。”

“我理解你的處境， Sandy，” Zedekiah回答，“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你父親一樣為人民着想。” 他憤怒地說：“政府正在限制內地的教會，如果我們現在不採取行動，誰知道甚麼時候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Bronze 把手放在 Zedekiah 的肩膀上，通過他的 Think Pad 表示，“好吧。有自己的看法也沒關係。我們繼續看下一本書怎麼樣？我去給你倒杯水。”

在Athena分享她的書《在黑暗中發光：亂世中的鹽和光》之後，我們就去吃飯了。在找餐廳的路上，我們並肩走著，誰也沒有說話。

在路上，Zedekiah說：“我見過同伴受到執法者的傷害，只是因為他們表達他們的聲音，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美好。我不知道。感覺很複雜。一方面，我不喜歡政府正在做的事情。我能做的，就是做一名救護員，幫助傷者。另一方面，我不確定我作為一名基督徒做的是否正確。”

“我知道，”他旁邊的Athena說，“當你站在人民和警察之間時，我一直和你在一起。我見過你被催淚彈擊中。當你試圖拯救一個又一個受傷的人時，我在場。”

站在我們身後的Sandy懷疑，“但反抗的人值得拯救嗎？”

Meander轉向她，“噓，Sand，你不是我們，你還沒有試過從我們的角度思考。”

“嗯，我有，”Zedekiah說，“我曾經是一名警察，字面意思。這很難解釋。（注：詳情請參閱他的故事“戰線兩端”）。但我知道執法者也有他們的困難。他們有命令，有家庭要養活。這就是我奮鬥的原因。我經常想起Athena的腕帶，“WWJD”，耶穌會做什麼。”

“謝謝Zed，我也喜歡我的腕帶。”Athena說。“關於如何與政府打交道的話題。請記住，耶穌出生在羅馬統治的以色列，死於羅馬的刑具。如果他是來拯救所有人的，那包括殺了他的政權。即使他的門徒受到政府的迫害，他們也沒有反擊。有趣的是，正是因為政府的追捕，福音才隨著使徒的逃跑而傳播開來。耶穌時代的政府可恨嗎？絕對是的，絕對的。耶穌有沒有教導我們恨他們？請記住，在耶穌所拯救的眾多人中，有羅馬人和政府官員。在保羅寫給教會的信中，有一封是寫給羅馬的。”

Bronze從後面戳了戳我們，並展示了他的Think Pad：“是的，我同意。我們基督徒是鹽和光，尤其是在這些黑暗時期。”

“並非所有事都是黑暗的，”我說，“我特別記得基督徒聚集在人行天橋上高唱唱哈利路亞的那個夜晚。”

“有趣的是，”Tim轉向我們說，“那首歌應該是祈禱聚會的結尾歌曲。然而，隨著人群在最後一刻加入並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這首歌，它變成了一場歌唱馬拉松。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父親的朋友是那個祈禱聚會的主持人。”

與此同時，David已經鎖定了餐廳，對我們大喊：“我們有多少人，八個？八個！”

這是 9 月 21 日，立法會通過《言論法》的一天。下午的課堂結束後，我們收拾行裝，希望能在四點前趕到那裡，加入Rona的行列，自從議會會討論部分從下午 2 點開始，Rona就在那裡抗議。

“所以，”我把一瓶水遞給Zedekiah，“Rona怎麼會變得如此……[Zedekiah:好勇鬥狠]
……激進。嗯，是的，好勇鬥狠更好。”

Zedekiah嘆了口氣，拿起一件黑色T恤，“我們一起出生在一個傳統的中國家庭。我們的父母愛我勝過Rona。我的生日會常常更隆重，我的錯誤經常被遺忘。好像我們家經常忘記Rona。”

Zedekiah開始憶述，“有一年我六歲時，她十歲，我們去了一個夏令營。媽媽和爸爸沒有為夏令營給她任何東西。要麼忘了，要麼不打算。夏令營的第一天，她欺負了一個男孩，要把他的東西給她。試了幾次之後，她從那個男孩和其他營友那裡得到了一切。當然，她受到了教官和父親的嚴厲懲罰。但也許是她明白了，你應該得到你想要的，即使這意味著使用激進的方式。她經常在幾個營會和場合這樣做。”

他收拾了一些繩帶，“現在她產生了其他想法，或者是社會終於軟化了她，她不強迫人，而是以她自己的方式爭取。”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我問Zed。

“嗯，這不是很明顯嗎？那個男孩就是我，”他苦笑著。

“下一班去中環碼頭的巴士是 10 分鐘後，”Alex報告說。

“來吧，”Zedekiah 拿起他的包，“別讓Rona等著。”

當我們到達時，抗議者坐在或站在離立法會很遠的地方，有一大片空地將他們和警察隔開。這是上個月通過的《集會法》，規定聚集在重要政府設施外抗議的抗議者必須與建築

物保持至少 200 米的距離。儘管距離很遠，人群還是舉著大橫幅和高喊口號，以確保大樓內的參議員知道他們在這裡。Rona站在最前面的木箱上大喊：

“還我自由！”

人群回應，“撤回惡法！”

“還我香港！”

“中共下台！”

當她注意到Zedekiah向她招手時，她就和另一個人說話，然後走下來走近我們。她抓起Zedekiah遞給她喝的瓶子。然後她就坐在我們旁邊。她從弟弟手裡接過一個飯團，回到前排，看著議會大樓裡直播二讀辯論的大屏幕。一位年輕參議員反對言論法，聲稱它與《基本法》中的幾項法律一起違背言論自由。當他講話和結束講話時，聚集者歡呼雀躍，瘋狂地揮舞著英國國旗。每當參議員為言論法辯護時，人群都會發出噓聲並高喊口號。

經過長時間的討論，該法案的投票在傍晚開始。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結果。出席54人，贊成32人，反對20人，棄權2人。該法案已通過二讀。這個消息顯然激怒了人群，我們所有人都站了起來，幾乎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咆哮著“撤回惡法！”“中共可恥”。一片叫聲中，Rona站在木箱上搶占制高點。她拿起麥克風對著人群喊道：

“同志們，邪惡的政府認為他們可以控制我們的言論，我們的想法。但他們不能！因為我們的思想屬於我們！我們的嘴是屬於我們的。他們會審查我們的話，因為他們害怕我們。他們認為他們可以讓我們保持沉默，但他們不能。為了我們的自由！為了我們的未來！前進！”

許多人戴上面罩和護目鏡，人群不斷地移動。很快我發現自己被周圍的人推著走，我的腿不自覺地跟著移動的這幫人走著。我已經看不見Zedekiah、Meander、Athena、Alex和Bobby了。我突然出現在前幾行，我看到了Rona走在最前。

很快，警察注意到了我們，並在我們對面排起了一排盾牌。他們舉起橙色旗幟，一名警官通過他的麥克風大喊：“注意抗議者，你們正在進入禁區，可能違反了集會法。請保持距離，否則我們將被迫使用合理的武力。”顯然，他的喊叫是徒勞的，人們繼續前進。在一定的範圍內，幾發煙霧彈從警察的防線上射向我們。擁擠的空間瞬間充滿了白色的刺激霧氣。我很高興我面罩戴得很緊。很快，一面黑旗升起，警官大喊：“注意！你違反了集會法。如果繼續前進，我們可能需要使用適當的武力。”發射了第二輪催淚彈。衝破迷霧，以Rona為首的第一行人快速向警察推進。

當我們離警察幾米遠時，我們開始慢跑。兩頭之間，我看到一名高級警官拔出手槍，瞄準了隊伍的中間。

“砰！”

“砰！”

連續兩聲響亮的槍聲爆發，Rona的身影隨著幾聲慘叫而崩塌。

人群突然慢了下來。我聽到通訊器傳來的喊叫聲，

“鳳凰倒下了。鳳凰倒下了！”

“Rona！”Zedekiah從人群中衝出來，沖向他的姐姐。我推開幾個人，沖向Rona的位置。Zedekiah站在Rona和前進的警察之間，大喊“我是救護員，是救護員！”。一名全副武裝的警察叫喊著“去你的救護員”並舉起盾牌。幾個男人站在我們面前，推著警察的盾牆。

“把她帶走！”Zedekiah向我大喊，然後抓住她的左邊，我抓住她的右邊。

Meander和Athena從人群中出現。Meander抬起Rona的腿，Athena喊道，

“讓路！我們有人受傷了！”

我們輕輕地將Rona放在離人群幾米遠的路旁。

“大獲，黑衫擋住了。我看不見。Jon, 剪刀！”

我遞給 Zedekiah 一把剪刀剪掉 Rona 的襯衫，然後告訴 Bobby 和 Alex，

“你可能想把目光從女孩身上移開。”

此時，Meander 和 Athena 已經開始用水替催淚彈受害者洗眼，留下被嚇呆的二人組站著。

“感謝上帝，她穿了背底。”Zedekiah繼續把布扔掉。“不好。她失去知覺。他們擊中了她的左上胸和左肩，”Zedekiah 檢查她，“我的訓練不包括移除子彈，但我可以止血。”

“沒有醫院，她就是完蛋了！”我指出。

“她怎麼完蛋，她又不是蛋。”Alex說。

“真的，現在？”為Zedekiah拿繃帶時，我轉向Alex。“不如你做點有用的事，打電話給緊急熱線，叫他們派救護車。我們的手太血腥了，無法做到這一點。”我敢肯定，這比“叫救護車”更明確。

Rona輕輕呻吟了一聲，移動右臂去摸她的傷口，但很快就放下了手。

“姐姐！姐姐！”Zedekiah搖了搖她，將一根手指放在她的鼻子下，“她還活著，但要快！”

“快點！撥打 999 告訴他們你的位置。”我向Alex大喊，他也這樣做了。

五分鐘過去了。六分鐘過去了。七分鐘過去了。每一分鐘都像地獄般難捱，Zedekiah坐在他姐姐旁邊，傷心欲絕。感覺就像過了很久以後，醫務人員衝進來把Rona抬走，把我們也帶了進去。

將Rona從槍口送到醫院用了 30 分鐘。

此為選段，若要閱讀全文請聯絡作者。

初撰於 2021 年 8 月 14 日

譯於 2022 年 4 月 7 日

By The Sapient Sabre